

路易斯著作系列



文艺评论的实验

(重译本)

AN EXPERIMENT
IN CRITICISM

【英】C.S. 路易斯 著 邓军海 译注 普亦欣 王月 校

C. S. Lewis



文艺评论的实验

(重译本)

AN EXPERIMENT
IN CRITICISM

【英】C.S. 路易斯 著 邓军海 译注 普亦欣 王月 校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文艺评论的实验/(英)C. S. 路易斯著;邓军海译注;普亦欣,王月校.
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.6
ISBN 978-7-5675-3760-6

I. ①文… II. ①路…②邓…③普…④王… III. ①文艺评论—
研究 IV. ①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36525 号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
企划人 倪为国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路易斯著作系列

文艺评论的实验(重译本)

著者 (英)C. S. 路易斯
译注者 邓军海
校者 普亦欣 王月
责任编辑 倪为国 何花
封面设计 姚荣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http://hdsdcb.com

印 刷 者 上海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32
插 页 4
印 张 9
字 数 150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3760-6/I·1406
定 价 38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

VI HORAE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

谨以此译献给父亲一样的老师

陈进波先生

译文说明

1. 凡关键词,竭力统一译名;无其奈间一词两译,则附注说明。无关宏旨之概念,酌情意译;

2. 凡关键字句,均附英文原文,一则方便对勘,二则有夹注之效;

3. 凡路易斯称引之著作,倘有中文译本,一般不再妄译;

4. 严几道先生尝言,译西文,当求信达雅。三者若不可兼得,取舍亦依此次第,先信,次达,再次雅;

5. 路易斯之文字,言近而旨远,本科生即能读通,专家

教授未必读透。拙译以本科生能读通为 60 分标准,以专家教授有动于心为 80 分标准;

6. 为疏通文意,亦为彰显路易斯之言近旨远,拙译在力所能及之处,添加译者附注。附注一则可省却读者翻检之劳,二则庶几可激发读者思考;

7. 凡译者附注,大致可分为四类:一为解释专名,一为疏解典故,一为拙译说明,一为互证对参。凡涉及专名之译注,均先查考工具书。不见于工具书者,则主要根据“英文维基百科”;

8. 凡路易斯原注,均加【原注】之类字符予以说明。凡未加此类说明之脚注,均系译注;

9. 为方便阅读,拙译在每段段首,都添加【§ 1. 开场】之类字符。标示原文段落及其大意。大意系译者管见,仅供读者诸君参考;至于段数,只是为了方便诸君查考原文,以斧正拙译。诸君如若发觉此等文字有碍阅读,打断原著之文脉,略去不读即可;

10. 老一辈翻译家译西文,大量作注,并添加大意之类文字,颇有“导读”之效。拙译有心效法。倘若拙译之效法,颇类东施效颦,意在“导读”反成误导,则罪不在西施,罪

在东施；

11. 拙译系重译本。此前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出版徐文晓译本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赵元先生个人博客中也摘译了本书之大部分。前译过人之处，拙译一律借鉴，不再徒呈智巧；

12. 路易斯之书，好读难懂，更是难译。凡拙译不妥以至错讹之处，敬请诸君指正。不敢妄称懂路易斯，但的确爱路易斯。故而，诸君斧正译文，乃是对译者之最大肯定。专用电邮：cslewis2014@163.com

译者琐言

概述一流文字，只能是腰斩。拙译前言自然不必概说本书讲了什么，只想勉力为读者诸君提供一些信息(information)，庶几有助诸君领略此书之卓异。故以琐言名之。

1

《文艺评论的实验》一书，出版于1961年，也即C. S. 路易斯辞世前两年，是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。

台湾的林鸿信先生说,此书“为路易斯文学理论的定论”,^①可谓探本之言。因为此书之主要观点,尤其是令当今之文学研究者颇感不舒服的一些观点,此前,均散见于其他著作或文学论文之中,而在此书中则一展全貌。

可是,林先生的这句话却说错了:

在一个尚未重视“读者角度”诠释理论的时代,他的文学理论显得非常独特,甚至有开“读者反映诠释理论”先河的味道。^②

说路易斯重视读者或重视阅读,当然是了。因为路易斯本来就不是个文学批评家,而是个读书家:“他家中到处是书,每个房间、每个楼梯角都堆得满满的(有些时候要摆两重),虽然大都不是儿童书,但百无禁忌,他都可以拿去读。”^③

① 林鸿信:《纳尼亚神学:路易斯的心灵与悸动》,台北:校园书房,2011,第231页。

② 同上书,第232页。

③ [英]B.希卜黎:《幽谷之旅: C. S. 鲁益士传》,吴里琦译,香港:海天书楼,1998,第6页。

至于说他的文学理论“非常独特”，则是因为现代的文学理论太奇怪了。在现代学术机制下，一个文学爱好者不研习文学理论，倒离文学挺近；越是研习文学理论，反倒可能离文学越来越远，甚至完全隔膜，大有“七窍凿而混沌死”的嫌疑。这其中，就包括以开启“读者时代”自诩的读者反应批评。不信，不妨对照阅读路易斯此书和读者反应批评的理论著作，大约可以知道，译者绝非信口雌黄。

事实上，读者反应批评诸理论家，根本不买路易斯的账。一个证据就是，在蔚为大观的读者反应批评论著里，基本上看不见路易斯的名字，更无人提及路易斯的《文艺评论的实验》。比如，其理论代表伊瑟尔(Wolfgang Iser)在其代表作《阅读行动》(*The Act of Reading*, 1976)一书中，仅仅引用了路易斯《失乐园序》(*Preface to Paradise Lost*)里的一句话。而在读者反应批评的权威论文集《文本中的读者：论受众及阐释》(*The Reader in the Text: Essays on Audience and Interpretation*)中，人名索引里则根本没有路易斯。

这一事实，也许能约略说明，路易斯之重视阅读，与读者反应批评之重视阅读，是两码事，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两码

子事。

至于路易斯此书和读者反应批评著作如何不同，那可是一个专门的研究课题，译者自然无缘置喙，也无意置喙。虽如此，还是想就日常观察和内省体验，略提几句。

2

一读再读，还是和初读之时一样，依然觉得《文艺评论的实验》，是现代的文学理论著作中，最贴文学爱好者之心的著作。无论你我之身份，是专治文学理论的行内人还是行外人，只要你我曾经为文学动过心，曾经感觉到文学之美好，就会感到这部理论著作之切身。

拙译初稿，曾在“者也读书会”上一字一句共同阅读，也曾在译者的美学课堂上逐句讲疏。读过或读懂拙译初稿的朋友，无论是在校大学生还是译者同仁，都说有“中枪”的感觉，是“躺着也中枪”，躲也躲不及。

看来路易斯的这部书，还是颇能挠到当前文学教育的一些痒处，或者说挠到了现代文学教育的一些痒处。

路易斯文学论文集《论故事》之编者 Walter Hooper

说,那些论文 1966 年以《天外有天》(*Of Other Worlds*)为题出版时,当时的批评风气是:

当此之时,文学批评的主流语调鼓励读者在文学中什么都找:生命之单调,社会之不公,对穷困潦倒之同情,劳苦,愤世,厌倦。什么都找,除了乐享(enjoyment)。脱离此常规,你就会被贴上“逃避主义”(escapist)的标签。见怪不怪的是,有那么多的人放弃在餐厅用餐,进入房屋之底层——尽力接近厨房下水道。^①

这种批评风气,一直延续至今,声势越来越浩大。文化研究、政治批评占据文学课堂,似乎就是绝佳证明。

虽然或正因声势浩大,路易斯不为所动。

编者 Walter Hooper 说,这种批评风气,是座牢狱;大言炎炎的文学批评家,则是文学狱吏(our literary gaolers)。他说,倘若没有路易斯,我们仍被捆绑。路易斯那些文学论

^① Walter Hooper, Preface, in C. S. Lewis, *On Stories: And Other Essays on Literature*, NY: Harcourt, 1982.

文的价值在于,打开牢门,砸断锁链,放我们出来——出来乐享(enjoy)文学,出来到文学餐厅用餐,而不是去查看文学下水道。

有两位英国文学理论专家曾说:“与其说读者反应批评终止了‘谁来阅读’、‘什么是阅读’之类问题,毋宁说它打开了后现代主义这个潘多拉的盒子。”^①倘若此言不虚,读者反应批评重视阅读重视读者的结果,就显得十分蹊跷。因为在当前时代,政治批评充斥文学课堂,后现代主义厥功至伟,甚至使之诣其极致。假如重视读者重视阅读的理论,其结果就是在文学教育中什么样的政治都谈,无论是宏观政治还是微观政治,就是不谈文学,那么,这样的重视,就与文学阅读或读者无关。

3

路易斯的学生 Kenneth Tynan 这样描述路易斯的文学

^① [英]安德鲁·本尼特、尼古拉·罗伊尔:《关键词:文学、批评与理论导论》,汪正龙、李永新译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,第13页。

课堂：

作为教师，路易斯的卓异之处在于，他能够领你步入中古心灵(the medieval mind)，进入古典作家的心灵(the minds of a classical writer)。他能使你领悟，古典和中古依然活泼泼地。这意味着，问题不是文学要与我们有关，而是我们要与它有关。(it was not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 to be ‘relevant’ to us, but our business to be ‘relevant’ to it.)^①

倘若非要说路易斯此书有个主旨的话，那么，不妨可以说，他在劝说或要求作为文学爱好者的你我，不要惦记着说文学要与我们有关，而是时刻惦记我们要与它有关。

惦记文学要与我们有关，是在强调现代人念兹在兹的

^① Bruce L. Edwards, “The Christian Intellectual in the Public Square: C. S. Lewis’s Enduring American Reception,” in *C. S. Lewis: Life, Works, Legacy*, 4 vols., ed. Bruce L. Edwards (London: Praeger, 2007), 4:3.

主体性(subjectivity);惦记我们要与文学有关,则是说人应走出自我中心。^①前者似在强调“权利”,后者则在强调“义务”;前者说的是阅读政治,后者说的则是阅读伦理。^②读者反应批评大盛的一个结果就是:“20世纪80至90年代,阅读的政治维度日益成为批评论争关注的中心。”^③

换言之,《文艺评论的实验》初看上去与读者反应批评挺像,实则是两码事,甚至完全相反。至少就译者所见,此书与其说与引领文学理论新潮流的读者反应理论相像,不如说与“朱子读书法”或古人所谓“读论语孟子法”气味相投。换言之,与其说路易斯的阅读理论开读者反应批评之

① 自我中心,乃人之天性。路易斯在《返璞归真》(汪咏梅译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)中说:“我们每个人的自然生命都以自我为中心,都希望受到别人的赞扬和仰慕,希望为一己之便,利用其他的生命和整个宇宙,尤其希望能自行其道,远离一切比它更好、更强、更高、使它自惭形秽的东西。自然的生命害怕灵性世界的光和空气,就像从小遭遇的人害怕洗澡一样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很对,它知道一旦灵性的生命抓住它,它一切的自我中心和自我意志就会被消灭,所以它负隅顽抗,免遭厄运。”(第175页)

② 窃以为,“权利”和“义务”并非两两相对之概念。因为二者所属论域不同。“权利”属政治论域,与之相对的概念是“权力”(power);“义务”属伦理论域,与之相对的是“为己”。大谈权利与义务之辩证关系的学者,混淆了政治与伦理两个领域。

③ [英]安德鲁·本尼特、尼古拉·罗伊尔:《关键词:文学、批评与理论导论》,汪正龙、李永新译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7,第14页。

“先河”，不如说他开了古人论读书之“后河”。

至于路易斯论阅读如何与中国古人相映成趣，拙译脚注有详细征引，读者诸君可自参看，兹不赘。

4

现代学术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，就是爱贴标签。仿佛对哲人的最大尊重，就是说他属于某某主义或某某派，尔后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读他的著作。

路易斯不属于任何主义，也无意于建立什么新的美学流派。

假如非得给贴个标签的话，路易斯所提出的也不是什么所谓的“他者性美学思想”，^①仿佛西方美学发展又有什么新动向似的，而是在陈述一种古老的阅读伦理或阅读德性。路易斯在本书第十章第1段自陈：

^① 读来读去，总是感觉苏欲晓女士的《自我与他者：C. S. 路易斯的“他者性美学思想”》一书及杨春时先生的《他者性的美学：超越性与主体间性的变异》一文，其中的“他者性”美学思想这个标签，不太适合或很不适合路易斯。